

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假
追來人
最堪笑
之見記
不可以
威洋地
施送呈
拈地安
頭落處
者更不
為居於
地等。自
有大官
相本先
後。如禮
事。禮部
議局。政
務。送給
流亡。諸
大官。當
即審覈
大憲。特
命。等得
相如其
實。與此
事。

王 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通向本文之路

ROADS TOWARD TEXT

BOOKS OF SCHOLARS

王一川

通向本文之路

ROADS TOWARD TEXT

路之本文通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温洁

封面设计：钟鸣 唐璟萍

技术设计：王力 古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通向本文之路

王一川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新凤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08 千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3833—X/H·208 印数：1—2100

定价：24 元

前　　言

本丛书为四川籍中青年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选集。

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孕育了众多的风神俊逸之才。但由于“贵远贱近”之风使然，今人易首肯古代诗人哲人，而对现代学者则多持一种更审慎的态度。近代以来，西风东渐。文化上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使现代学者相对于古代学者而言，似乎有了更大的承负。这砥砺了当代学者的学术品格。自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在思想和学术的广度上有新的开拓，为本世纪中叶一度中断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当代学术中的“川籍学者”的提法，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事实上，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一切界限的绝对划分都有其局限性。如果从地缘文化的角度去看当代学者的思想形成、文化素养和言述方式，或许会生发出一种新的意味和新的结论。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视，其意义当亦在此。

我们欣然推出这些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并在全国引起反响的川籍学者的著作，并有意识地从出版者的角度、以地域文化的眼光展现当代学术，以期为研究当代中国学术提供一个文化地

缘学的背景框架。

这套学术文丛具有开放结构。首批推出的是学术界近些年读者较为熟悉的学者的论著。今后将进一步扩大，使出版学者“有分量著作”真正成为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

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对丛书提出批评建议。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目 录

1 自序

第一编 体验美学

11 美学——诗意图式方式

27 中国“诗言志”论与西方“诗言回忆”论
——兼论中西诗的起源与特质

62 本体反思与重建
——人类学文艺学论纲

99 体验与生成
——西方体验美学论体验的意义

第二编 语言论震惊

139 从理性中心到语言中心
——20世纪西方语言论诗学的兴起

162 20世纪西方美学中的语言本质观
187 高度符号化时代的美学理论

——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的特征和实质

第三编 修辞论阐释

211 走向修辞论美学
——90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

目 录

- 231** 历史真实的共时化变形
——“狂人”典型的修辞论阐释
- 250** “革命加恋爱”与转型再生焦虑
——论 20 年代末几位革命知识分子典型
- 295** 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竞争
——《红高粱》与中国意识形态氛围
- 314** 异国情调与民族性幻觉
——张艺谋神话战略研究
- 337** “无代期”中国电影
- 352** 从跨文化语境看中国泛现代主义
——一种阐释框架展望
- 365** 从启蒙到沟通
——90 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

附 录

- 399** 代跋：为了激情的承诺
- 415** 学术简表

自序

本书是从我在 1983 年至 1996 年间发表的 130 余篇论文中选出来的，实际收录在这里共 15 篇，其起止时间为 1985 至 1995 年，恰好 10 年。聊作一个 10 年集吧。这次收录时以当时原貌显示，内容未作任何改动，主要是想如实地显示我这 10 年来在美学道路上学步的脚印。

这一行学步的脚印，清晰地记录着我从追问生存体验的体验美学起步，经过语言论震惊，而通向注重本文分析的修辞论美学的路程，这是由体验通向本文之路，简言之，通向本文之路。

在我个人看来，这条通向本文之路的起点，应当追溯到我对“大美学”的迷醉和告别。“大美学”是我在这里试用的一个词，它指的是我曾经深深地迷醉于其中的那种特殊美学。我对美学的兴趣始于大约 1978 年底或 1979 年初。那时正是中国“美学热”初涨的时候。从毛泽东写给何其芳关于“共同美”的信件 1977 年发表时起，尤其在 80 年代前期的“美学热”中，直到 80 年代

未止，“美学”在中国受到非同一般的近乎狂热的崇拜，以致这个词本身就几乎成了一个具有特殊魅力的“神圣”字眼。时值“弱冠”年纪的我，起先不过是一个懵懂的普通旁观者，但很快就被它深深地迷住了，倾心景仰和服膺，以致愿舍身跟从。“大美学”，便是牢固地而又珍贵地留存在我记忆中的美学形象，只不过今天才找到这个合适的词语去概括而已（我在《修辞论美学》导言中曾尝试用过“经典美学”一词，现在看来它不如“大美学”更能传达我的具体感受）。可能有人会奇怪，美学就是美学，一门普通学问而已，为什么还要用“大”去形容呢？“大”，不仅指的是美学的拥戴者和参加者队伍庞大（当时的中国恐怕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美学“军团”），而且更主要是指其学科地位、角色和品级的伟大、神圣或崇高，及拥有超常的感召力。“大哉，美学之为学也！”在那个政治浩劫后百废待兴、对未来充满渴望的特殊年月，美学竟被赋予了澄清政治迷雾、开创人性生活的神奇魔力，从而在人文学科家族中，时而成为“拨乱反正”的锐利先锋，一时不便涉及的敏感问题便先通过美学去巧妙突破；时而被尊为“执牛耳”或起“统帅”作用的至高学科，在探索任何其他学科之前都必须先把美学问题弄明白。美学就这样在人们的心目中获得了似乎是“最高”学科的地位。而就美学本身而言，它则给予人们如下允诺：首先要了解美与艺术的本质，只要知道了根本性的本质，就能把握丰富复杂的审美与艺术现象；同时，认识审美与艺术须依照哲学思辨方法，这种方法能为人们架设起跨越本质与现象、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间鸿沟的桥梁；另外，要完成和完善对审美与艺术的认识，就应当讲求知识的严密的体系化，使这种知识成为一个连贯、系统和完整的有机整体。这样的美学，能不“大”么？它显得如此之“大”，以致诱使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前往朝圣，前往投奔，深深地迷醉其中。这样，我这里使用“大美学”一词，别无他意，不过是想对

自序

美学在中国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文化语境中所形成的伟大、神圣和富于感召力的主流形象作一个简单明了的表述。大美学，这是凝聚了 80 年代中国人有关审美人生的丰富的文化幻想的知识或学科形象！如果译成英文，它或许就相当于“great aesthetics”（伟大的美学）或“grand aesthetics”（堂皇美学）吧？

被我热烈地崇拜着的大美学，那时坚持的是一条带有浓重形而上学色彩的思辨演绎路线：按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模式的现成规定（或者稍有调整或变通），首先确立被研究对象——审美活动的原初逻辑起点（如“社会实践”、“社会存在本体”或“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等），然后据此演绎出审美活动的丰富而复杂的世界，并使美学自身成为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有机体系。从初习美学到 1982 年初赴北大之前，我对这种沿袭现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思辨演绎方式还是怀有信心和幻想的，并一度深深地迷醉于其中。现在说那时自己处于一种缺乏怀疑和自主精神的盲从状态，并不过分。但到北大以后，受到学术民主和自由风气的激荡，我陆续接触了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文艺学的新思想，如叔本华、尼采、狄尔泰、维特根斯坦、弗洛依德、海德格尔等，感受到生命美学、心理分析学、存在主义、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的影响，开阔了眼界，胆子也大了起来，开始对大美学及其因袭的一套产生怀疑和否定，内心激荡起告别大美学而追寻新的美学道路的强烈渴望。

告别大美学，我的兴趣先是集中到与人的情感和想象等相连的“审美体验”上，这见于我在北大的硕士学位论文《艺术的内在结构》（载《文艺美学》辑刊第 1 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后来，则演变为对植根于个人生存体验之上的令人沉醉而难忘的深层体验的关注，于是有了比较诗学论文《中国“诗言志”论和西方“诗言回忆”论》，和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的论文《本体反思与重建——人类学文艺学论纲》（载《当代电影》1987

年1期)及博士论文《意义的瞬间生成——西方体验美学的超越性结构》(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等。总之,在1982至1988年间,体验美学成了我告别大美学后为自己找到的第一条道路。也可以说,正是有关体验美学的研究和思索,成为属于我自己的最初的美学语汇。

在做体验美学研究的过程中,我虽然放弃了大美学那种主要依据现成意识形态而演绎美学的路子,但我并未真正摆脱大美学有过的那种哲学思辨演绎路数的束缚。我对审美体验、体验、艺术的本质、美的本质、体验美学及人类学文艺学等问题的思索,走的基本上还是思辨演绎老路:在思考问题之前,先找到一个合适的思考起点(概念),由此起点推演出一切。从收在本书第一部分“体验美学”中的论文,可以看到这种印痕。由此不难见出,告别大美学并非易事,它作为一个自王国维以来就活跃了几乎一个世纪的学问原型或“原始意象”,经过代代相传,已经深植在我们这一代人心底,要消解它谈何容易!在撰写有关体验美学的博士论文的后期,即大约1987年春,我又逐渐对这种美学思路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在接下来经历的牛津“语言论震惊”过程中,我终于终结了自己对体验美学的迷醉,开始了面向本文的“修辞论转向”或“修辞论美学”。对体验美学的终结和修辞论转向,也同时表明我终于清洗了内心的大美学信仰残余。

于是,从大约1989年起,我总算找到并开始走上了由体验美学通向本文之路。本文,英文原作text,或译文本、篇章或话语,在这里一般地指作者创作出来供读者阅读的具体语言性或符号性物品,如一首诗,一篇小说等。不过,按我的理解,在人们的实际运用中,本文往往被赋予了一些字面以外的、需要反复体会才能把握的特殊含义。这里不妨简单说说。首先,本文,顾名思义,就是指“本来”或“原本”意义上的、仿佛未经任何人阐释的对象,它的意义总是有待于阐释的,向读者开放的。也就是

自序

说，本文的意义是开放的和未定的，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原作者创作时的意图，或某种权威阐释。无论作者意图还是权威阐释，都不过是对本文的多种可能的阐释之一，不能被用来作为本文意义的唯一或最终裁判。这样理解的本文，无疑地就成了读者、批评家越出前人或他人阐释框架限制，而尽情从事新阐释的自由空间。与此对应，“作品”（work）则是已被作者意图或权威阐释固定了的本文，它无法满足人们在文学领域实现自由愿望的要求。这一层含义可能是本文之受到重视的最为显著而突出的理由。其次，本文是与抽象的概念、思想性或情感性内容相对的具体可感的形式（form），涉及人们常说的音调和音位、对话与独白、反讽、含混、形象、节奏、比例、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等等。我们说注重文学的本文性，常常就意味着强调具体可感的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这里，形式往往就是那种使内容被重新安置、变形或移位从而获得新的阐释的场所。第三，本文一词一旦被运用，就不可避免地会“携带”有或隐或显的语言论含义：它指的是具体可感的语言性或符号性物品，这种物品的阐释自然需要依赖语言学或符号学模型。所以，本文是可以从语言学模型去把握的东西。第四，本文的意义总是要被置于特定语境（context）中去阐释的。这种语境既可能指本文内部语句的上下关联性，也可能指本文与外部种种复杂因素的关联性；而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语境，就性质而言，它既可能是语言学的，也可能是美学的，还可能是文化的，及更为根本的历史的。就语境与人的关系而言，它可以指作者原来创作时带有的，也可以指读者阐释时新带入的。总之，谈论本文总是要联系它的某种特定语境，这实际上意味着谈论本文一语境关系。最后，本文的上述含义表明它决不满足于任何单一理论模式的规范，而总是不断要求获得新的多方面的具体阐释，这就使它不是成为单一理论模式的简单例证，而成为活的批评的对象，并通过

这种批评进而成为新的理论模式得以萌芽、生长的乐土。

对本文作如是解，自然已注入了我个人的想法和“想象”，从而不可能是一种“定论”，另有别解也是正常的。照我这样理解的本文，对于迫切需要走出大美学和体验美学困境的我来说，不啻成了一个可以寄托我的想象和历险渴望的新的解放天地！我在《走向修辞论美学》中提出的有关修辞论美学的基本考虑，如以本文为中心，注重本文的修辞性，着重研究本文与语境的互赖性等，正是顺此逐步理出来的。而内容的形式化、体验的模型化、语言的历史化和理论的批评化等“四化”主张，则大致可以分别对应于上述第二、三、四、五点。由于有了这种本文意识，当我告别“钟情”多年的体验美学而走向陌生的本文阐释路途时，竟变得仿佛是义无反顾了。收集在本书中的《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竞争——〈红高粱〉与中国意识形态氛围》，便是写于牛津（1989年4月）的、我的第一篇尝试性本文阐释之作。而系列论文《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镜》（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1—4期）则是随后不久写的。它们或许都记下了我初上本文之路时的蹒跚学步模样，读者自会发现。我毫不否认它们的稚嫩，但我想说，它们作为我的由体验通向本文之路的实际起点，于我个人是重要的和值得纪念的；同时，作为开端，它们碰巧正预示了我近几年来本文分析兴趣的两个具体指向：一是电影中的“张艺谋神话”，二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卡里斯马”典型传统。这两方面在本书中可以见出，并且也扩展成专著《张艺谋神话战略》（1993年写成，因故未能出版，目前正在改写）和《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20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以后，我又从这一条思路去追问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新潮，于1996年底前写完《中国形象诗学》（待出）。我的本文分析兴趣还很浓厚，我想它还会继续停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上，因为这里面实在太富有诱惑力了。如果说我过去主要

关注本文的文化语境意义的话，那么，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将有所改动：寻求本文的审美与文化双重意义。同以往一样，这一切仍不过是学步而已。

本书按各篇论文的发表时间和内容，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1部分“体验美学”作于80年代后期（1985—88年），主要从哲学人类学及生存体验角度论述美学、文艺学和比较诗学问题，及体验与生成问题。第2部分“语言论震惊”作于90年代前期（1992—93），探讨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的兴起、特征和实质及语言本质观问题。第3部分“修辞论阐释”写于1989至94年，系我有关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的本文分析，及对张艺谋电影和审美文化潮的探索。

我多次想，同世纪初以来历代前辈相比，我们这一代学人遇上了百载难逢的治学环境，就这点来说，本来应该而且可以取得赶上或超过前人的成果。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结论似乎不容乐观。一句话，我们还须加倍地苦寂下去，努力，再努力。说到我自己，更应汗颜，对自己的期望远大于实际做出的。翻检着这一篇篇旧作，回看这条从体验美学延伸向修辞论美学之路，自然可以得到一些自我感慨和评析。但我不应对此再说一二了，还是请读者朋友去评说吧！我期待着。

家乡四川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于扶持人文学术之热忱，筹划出版一套海内外四川籍中青年学者学术选集，盛情相邀，使我得到了一个驻足回望和自省的宝贵机会。在这里，请允许我向四川人民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温洁女士致以同乡的深切敬意和谢意。同时，我还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们，包括初发本书所载论文的编辑们。

1997年3月2日记于北京志新村双南居

第一编 体验美学

